

王同禹 著

大地的投影



大地的投影

王同禹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大 地 的 投 影 (下)

Dadi De Tou Ying

王同禹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252,000 开本: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: 10 $\frac{1}{4}$ 插图: 7

1984年12月第1版
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4,000

责任编辑: 郇 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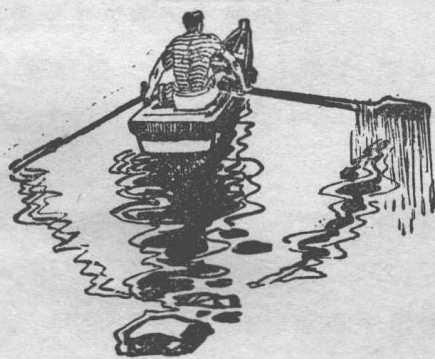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校对: 陈文本

封面设计: 李勤学

统一书号: 10158·7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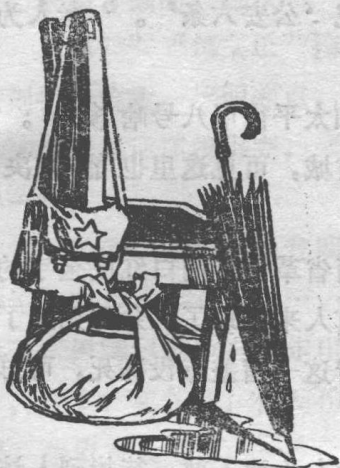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.35 元

下
卷



下
卷





第一章

不管气象学家如何记载，在余秀姑看来，一九七一年初冬的北城省会——这座烟雾霏霏的城市，是世界上最冰冷严寒的地方。在家时，她几乎把所有御寒的衣裳都穿在身上。谁曾想，这里刚进阴历十一月就下大雪，封冻河汉呢！更没想到她还得上半夜地流落在冰天雪地的街头上。小北风裹着清雪打在脸上象小刀子割似的疼痛，手脚冻得猫咬狗啃般钻心。

“同志，能登记上号吧？”她问。

“谁知道！”她前边一个带着五个孩子、蓬头垢面的女人苦笑着跟她打招呼，“若是都挨号叫差不多，可这里太乱，不如北京太平街甲八号。”

“咳！哪都一样啊！如今晚儿，你要是没有后门，不在新华门钻汽车，跳中南海，冤出大天也没人理啊！”喟然叹息的是站在最前边的老头。余秀姑听说，他原是哪个市银行的会计，他儿子因说林彪的“好人打坏人活该”是屁话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判十年徒刑。“九·一三”后要求平反，市人保组回答：

“现在林彪自我爆炸了，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，林彪当时

是党中央副主席，反对他就是触犯‘公安六条’。”老人为此四处上访辩论，拼上了老骨头。

余秀姑从来没去过北京，不知太平街甲八号啥模样。但想，这老人既然到过中央，又来省城，可见这里也能解决问题。

太阳又升高了几尺，照得对面省革委会门口红底金字的大牌子闪闪放光，耀人眼目。已经有人来上班了。余秀姑望了一会儿，心里有点发热，唉唉，尽管这一宿差点没冻死，可总算熬到“开封府”快开门了！

她是昨天中午下的火车，因为人生地不熟，待找到人访接待站，已是下午三点，号放完了。接待站里的人山人海，乱哄哄，活象旧社会逃荒的码头和舍粥的粥棚：哀怨的啜泣，愁苦的叹息，悲愤的控诉，苦苦的央求，可说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啊！那些接待人员呢，据她观察，比丹海市小造反派、小战士们水平高多了。她亲眼看见负责接待丹海市第四号室的一位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的军代表，有说有笑地拍着一个上访小伙儿的肩膀，送到大门口，还说：“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。我们批修整风，就是不允许穿新鞋走老路……”余秀姑虽然不太懂这些话，但见他待人和颜悦色，心里也暖乎乎的。唉，到底是省革委会啊！她来对了。若是她能摊上这位“包文正”审理，给丈夫申了冤，就算两只脚冻掉了也舒心哪！……

凑巧，管登记的一个扎大辫儿的女解放军也挺热情。她一听余秀姑报上严宝树的名字，马上站起来从小窗口打量她一番，然后递出一张表。余秀姑还没填完，那女解放军就走出登记室站在余秀姑身旁。“同志，你跟我来。”

余秀姑随那女解放军申了几个门口，里面的人都满登登的，最后来到一间屋子，她抬头一看，桌前正坐着那位天庭饱

满、地阁方圆的“包文正”。余秀姑真是喜出望外。

“嗯？”“包文正”接过余秀姑的登记表瞥了一眼，五官立刻错了位置，“明确点，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吧？”

余秀姑话还没讲完，“包文正”剑眉早拧成个疙瘩，接着手一挥：

“行了！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你是说你丈夫到现在还没个结论，家里生活有困难……是这情况不？三年没有结论你就着急了？黑脚印是他自己走出来的……什么？不是黑脚印？好了，好了！要着急，你写份材料，劝你男人彻底坦白，低头认罪，争取宽大处理……”

余秀姑不知自己怎样走出信访站的，她想哭，但又没有眼泪。她的心堵得满满的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省城上访会是这种结局。当她再路过省革委会门前，望见那金灿灿的牌子时，她的心再也热不起来了……

“走开！走开！”革委会门卫室走出个干部模样的人，大声地吆喝着她，因她阻挡了一辆高级轿车的去路。她刚往后一闪，那车子噌的一声从身边开了过去，一晃眼，她看见杨风奎的老婆姚菩陪着个大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里边。霎时间，她的心有些发冷，木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才转身向车站走去……

严宝树进干校这几年，秀姑有了不小的变化。造船厂把她解雇了，还撵弄红卫兵和街道上一些人，天天给她办班，撵她下乡。偏偏这时，她公公又去世了，婆婆托人把孩子送过来，人们真担心这个孱弱的女人无法生活下去。出人意料，她变得判若两人。办班时，她大讲自家苦难家史，讲一场，哭一场，连小红卫兵们也不由地陪着落泪。杨风奎派来专政队把她的行李扔出屋外，锁上房门，贴上封条，她回来就撕个稀碎，然后撬开房门。有一回，她索性扛着行李卷，领着孩子闯进姜殿官的

家，铺开行李就在他家睡，逼得姜殿官不得不改变策略，允许她继续住在原地。余秀姑并不善罢干休，她三日两头去上访。林彪倒台后，她见问题还是解决不了，索性把女儿小荷寄托在邻居家，带着当临时工攒的二十元钱，打了车票，来到省城。现在路费花去了大半，什么问题没解决，还挨顿冷冰冰的训斥。她真是寒透心了！“林彪不是倒台了吗？”她向自己提出了这远远超出她政治路线觉悟的问题。当然，她无法解答。她只能后悔把一切看得太简单了……秀姑踏进车站票房子，想买一张车票立即返回去，忽觉一阵头晕目眩，身子摇摇晃晃地向一边倾斜下去，她挣扎着扶住了墙壁……两天两宿没吃好饭，没睡好觉，再加上希望破灭的一股火，她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！就在这时，她听见一个亲切的声音在喊她：

“余秀姑同志，你怎么忙着走呢？”

她回头一看，见是信访接待站的大辫子女解放军，推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了来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你们不给解决，我还呆在这干什么！”余秀姑气哼哼地一扭脸便往前走。没想到那大辫子女解放军不但没生气，反倒笑嘻嘻地紧撵几步，用自行车挡住了她的去路：

“我正是为这事追你。”

“追我干啥？我……我不上访了还不行吗？”

“余阿姨，”那大辫子姑娘亲切地喊了一声，“你认得安邦华阿姨吗？”

“谁？”余秀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安邦华同志——柳副司令员的爱人……”

“邦华大姐在哪？你是谁？”

“我妈给他们家当过保姆。我叫那海燕。安阿姨现在正在我们家养病。你不想看看她再走吗？”

“咳！我怎么不想？我是气懵了！”余秀姑拍着大腿说，“来这以前我还打算趁这机会访听访听她呢！”

“安阿姨也估计你们能来上访，早让我注意你和安邦斗老舅的名字……从文化大革命，她一点也不知道家里的消息啊！”

“是啊？你别见我怪！”余秀姑激动地擦了把含泪的笑眼，就催那海燕带路。

一九六八年秋天的时候，安邦斗才得到姐夫姐姐都被打倒专政，双双被押到一个秘密所在监护的荒信。接着，继郑蓉走“六·二六”，安邦斗也被调到四川大三线一家军工厂。冬天，疏散城市人口，郑吉泰和安成都被动员到农村去落户，铁匠只好回老家汪家堡子，安成老两口则被在新疆勘探队的大儿子接了去。没想到，在海蜊子沟住了三四十年的安郑两大家子人，现今竟落得这么个七零八落的结局。由于严宝树与安郑两家的关系十分亲密，余秀姑对这位从没见过面的大姐姐，也时时牵肠挂肚。何况，她听说在乡下走“六·二六”的郑蓉，就要在春节前后分娩了，今天能见到她大姐姐，怎能不告诉人家一声呢。安邦斗一家人为小严受到多少牵连啊！余秀姑一路想着，跟那海燕不知不觉已来到高楼耸立的工人住宅区。那海燕家住了两间一个单元的中套，倒也干净，只是窄巴些。里间床上躺着个女人，因为房间暗，秀姑一时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。那海燕把凳子搬到那张床跟前，请秀姑坐下来。

“你认识我吗？”床上的病人微微地欠起身子用一副丹海口音问秀姑。

秀姑朝那灰白头发的病人端详了一阵，心中暗暗想：她就是丹海渔网厂劳动模范安邦华？不对……安大娘家墙上挂的那张放大照片，可不是这个模样，好俊俏个人呢，怎么被病折磨成这

个样子？

“我这模样就是邦斗来了也得吓一跳，准说我脱相了……”床上的病人淡淡地一笑，用手撩了一下头发。

这一瞬间秀姑才看真切了，她是安邦华！别看她骨瘦如柴，满脸皱纹，简直象个乡下老太太，可从她那月牙形眼睛，瓜子脸庞，和那一对酒涡儿，都能找到安成老两口和邦斗的某些特征。特别是那浓重清脆的丹海口音，活象山清水秀的棠梨山生人的安大娘。她不由鼻子一酸，一头扑到床边，喊了声“大姐！”便哭出声来。

安邦华眼含泪水，笑着抚弄着秀姑的头发，安慰她一会儿，便问起爹妈兄弟的情况。当听说弟弟娶了邻居姣美的姑娘郑蓉时，很是喜欢；但听到家里人已流离失所又有些凄然。这些事情，自打文革开始到现在，五、六年时间，她如隔世一般，一概不知，所以刨根问底，问得十分详细。已到午饭时间。海燕妈——那嫂，摆上了碗筷，海燕把饭菜端了上来。

“也真巧了，不叫海燕我上哪去找着大姐呀！”吃着饭，余秀姑用敬慕的眼神看着柳家忠厚热情的老保姆母女。

海燕说：“你的名字也是我妈想起来的呢！我妈说我们北城女同志没有叫什么姑的，所以才把以前老安家我老舅说的话记下来……”那嫂光笑眯眯地给秀姑夹菜，没有答言。

大家说说笑笑吃罢了午饭。秀姑看出安大姐家跟那嫂家感情至深。她心想：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哪！自己家遭了难遇见安家一家子好人；这安邦华又遇见了那嫂一家子好人，可见世上好人还是多呀！可是她不明白好人这么多，又有毛主席党中央领导，林彪也完蛋了，怎么事事还这样乾坤颠倒，黑白不分呢？

“唉，都是我们家连累了你们哪！”她看见安邦华听完她

的诉说，一直郁郁不乐，心里很难过，不知该用什么话语安慰她，只暗暗掉了几滴眼泪。

“哎，小余，快别这么说，谁牵连谁呀？文化大革命嘛！”安邦华拉过秀姑的手亲切地说，“严宝树的名字虽然邦斗早就提过，可直到他的事迹见报我们才注意。一九六五年开省劳模会时，老柳还托冯华燊书记邀请他会后到部队作报告，谁知你们严宝树正紧张试验什么，根本没来参加会。真没想到，运动中老柳倒被诬为是严宝树的黑后台。”

秀姑从没听男人说过这一段，心里感到又甜又酸。如今她很想别人多讲点关于男人的事。不料安邦华却分析起林彪倒台后的形势，她异常平静地说：

“今后我既不悲观，也不乐观。一句话：从目前形势看，严宝树同志的问题也好，老柳的问题也好，都不会很快得到解决。这点你得有个思想准备。虽然你手头上有这样那样的证据。”安邦华指指秀姑手里那血污斑斑的三张纸。这几张纸，是安邦斗调到四川前从牛棚里带出来的严宝树的手迹，他留给秀姑作为上访用的。

安邦华接着说：“接待站是人家的喉舌，装饰门面的牌位。他们不是愚弄你，就是恐吓你，啥问题也解决不了。所以，过去我对上访很不感兴趣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的看法也不全面，哪里也不是铁板一块，上访也是一种斗争方式嘛。这回你既然来了，我看就不要碰一下缩回去，要碰就碰到底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“哎呀，大姐，那个接待人员不讲人话！”

安邦华笑笑说：“斗争嘛！你还指望他给你敬烟斟茶呀？”

秀姑正要问问如何斗争，那嫂催安邦华休息。安邦华挽留秀姑多呆几天，秀姑只好应下。

第二天由安邦华口述，秀姑做记录，搞了一份上诉材料。安邦华又向秀姑交代了上诉重点，并告诉她去找哪一个人。余秀姑都牢记在心里，一宿工夫，把个上诉材料的内容全背了下来。

第三天，按照规定时间差五分钟，她便从虚掩着的人访站后门，乍着胆子走了进去。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她看准了一号接待室，冲着一位上年纪戴眼镜的解放军冒叫了声：“蒋处长！”那人操着一口河北口音说：“材料呢？”她递过材料，又怕人家不明白，补充说：“蒋处长，我叫余秀姑，我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你先坐着。”蒋处长不等她说完，就立刻坐下翻看材料。不到十分钟材料看完了，他皱了皱眉头。余秀姑紧张了，刚想开口，只见蒋处长点了支烟，又重新翻阅材料。这次翻阅得很慢，还不时拿笔划着记号。这时邻室也开始了接待工作，不知哪间屋子里传来哀告的哭声，还听见训斥声。这些声音更让秀姑忐忑不安。老半天，她才看见蒋处长放下材料，关严了门，又询问了几个问题以后，站起来说：“你等会儿，我马上打电话。”说着走到对面的一间电话室。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他才回来，有些激动地说：

“我们让丹海造船厂明天来人一块研究解决。你的要求我们认为基本都可以解决。第一，你爱人的案子应该及早抓紧审查；第二，他现在的地点，应该告诉家属；第三，中央有规定，在矛盾性质未能确定以前，一律按内部矛盾对待，工资照发；第四，你的临时工问题应该按期转正。阶级敌人我们也还给出路嘛！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那好，明天你下午一点钟来吧！”

这样爽利痛快，余秀姑是万万想不到的。她楞呆呆地转过身，不仅忘了道谢，连个招呼也没打就走出来了。

安邦华也很高兴，两颊出现了已很少见的红晕。她掏出十元钱给秀姑，让她上街给她的小荷买点什么。至于对她漂亮的弟妹和她即将降临的小侄儿，也另有安排，待秀姑走时一并给捎着。

秀姑还不知道安邦华的内心喜悦。那蒋处长是跟随老柳在晋察冀工作多年的老同志。一月风暴时，在军区机关为保柳副司令员挨了不少整，一直没得到任用，“九·一三”后才起用他当个接待员。前天，她让海燕托人出头走了他的后门，意思也想试探一下他这二年是否被压过去了。现在她为我党我军多年培养的干部如此坚贞，由衷地感到自豪。晚饭她竟支撑着坐到桌上陪着秀姑吃了碗家乡面——蚰子白菜混汤面，外带一盘葱花虾皮拌酱油。

不料第二天一号室里坐的竟是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那家伙！余秀姑以为走错了门，看看号码丝毫不差。她又挨屋找，都没见着蒋处长。打听了走廊里几个来访者，只好又返回到一号室。

“嗯？你又来了？”天庭饱满者得意地瞪着她。

“我找蒋处长。”

“他调走了。”

“什么？那我的问题……”

“都交代给我了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吧！”他又冷笑了一下，

“余秀姑，你的能量还挺大呢，连军代表都让你给腐蚀了！”

“你……你不要血口喷人！”

“啪！”天庭饱满者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：“蒋处长为你都被撤职了，你还不老实点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什么……好象演戏一样，有些演员演反面人物很象，演

正面人物老是不大象，装腔作势，不大自然。但是假的就是假的，伪装必须剥去。告诉你，蒋处长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你别指望他救你了！哼哼，这个案件惊动了省里一号首长，丹海造船厂也来人了。你还欺骗我们，到处为你男人翻案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他拍打桌子上一摞档案卷宗说，“铁案如山，就凭这些材料，严宝树八个反革命也定上了。好了，没什么跟你说的了，回去等候处理吧！”

一霎时，余秀姑好象从万丈高楼上跌落下来，浑身瘫软得站也站不住了！委屈，气愤，绝望……化作了无法抑制的泪水，立刻汪满了眼圈。不，不能在这种不讲人话的东西面前流眼泪！秀姑狠狠地咬住嘴唇，扭身往外走。这时背后传来嘿嘿的冷笑声，她猛地站住了。“斗争嘛，你还指望他给你斟茶敬烟吗？”她想起安邦华的话。咳，险些失算了。她见门口走廊上聚了不少等待谈话的上访人员，都探着脑袋张望着她。余秀姑灵机一动，乘着往外冲的惯力，一把把门推个四敞大开，然后转身端了把椅子往天庭饱满者桌前一放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两条胳膊一抱，瞋目而视。

天庭饱满者被她这一连串的动作搞慌了：“你……想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吹胡子瞪眼要给严宝树定八个反革命吗？定吧，大门也给你开开了，让大家来听听你给我男人的判决书，念哪！”

“你……你胡搅蛮缠！”天庭饱满者说着站起来要去关门。

余秀姑拦住他：“慢着！我这个反革命家属都不怕人，你肚子里语录一套一套的还怕见人吗？宣判嘛！只要你拿出严宝树特务反革命的真凭实据，我情愿担当为反革命翻案的罪名。你可以当场把我押进监牢狱。不然，你必须答复我的上访要求。”

“嗯哼，结论什么时候宣布，在什么范围内宣布，这是我们红

色政权自己的事情。至于你的上访要求，谁接待你，你找谁去！”

“好，我相信共产党是有地方讲理的，你既然不给解决问题，就把材料还给我。”

“我这里没有你的什么材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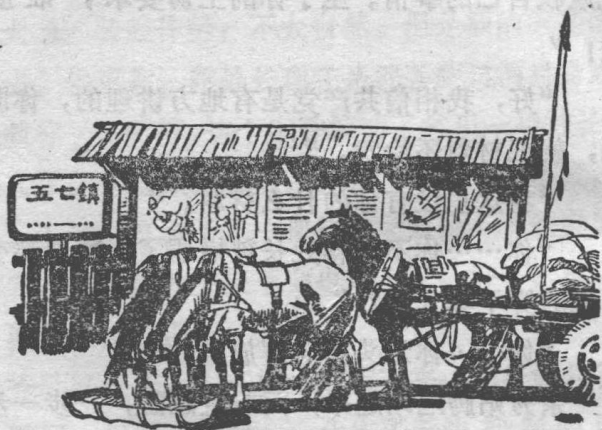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……你不说蒋处长被撤职了，事情都交给你了吗？你所说的算不算人话？”

“你……你矛头指向解放军！”

余秀姑腾地站起来，两眼直瞪瞪，一步一步逼向天庭饱满者：“蒋处长是解放军不？他执行毛主席政策你却对他诬蔑，你矛头指向谁？你说我丈夫的罪行铁证如山，那你就把那证据拿给我看看。我丈夫三年多音信皆无，死活不知，叫你们给整哪去了？你回答！还我男人！……”她连说带哭地扑向桌去。

“你，你疯了？……”天庭饱满者一把抢过卷宗抱在怀里，“罪证当然有，你，你没有资格看……你矛头指向红色政权，你，你等着……”

没等余秀姑缓过神，天庭饱满者已经抱着卷宗夺门而出……



第二章

离北城省会四百公里的一个小火车站——“五·七”站，位于九河下梢，周围是一片苇塘，方圆有几百里，据说为世界第二大苇场。这“五·七”站原名王八坨子。上个世纪末，几个后来称霸一方，煊赫一时的军阀们，在尚未发迹，做绿林好汉时，都钻过这一带苇塘。经过日俄战争，特别经过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日本侵略者讨伐并屯，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小镇。解放后，随着我国造纸工业发展，苇子运输量增大，加上往南百八十里，有几个劳改农场，这个乘降所一类小车站，骤然升为三级车站。但就其设备条件，比起真正的三级站，还是略低一筹。每逢雨季，五里开外汪洋一片，即便从站前广场到镇里唯一的十字大街，也要划小舢子。可能正由于上述种种不可多得的特点，所以关东山首长才特意选中了这远离“五·七”站五十里，紧挨着劳改农场的苇场一角盐碱涝洼地，办起了省的“五·七”干校，还誓要赶超柳河、江西的省“五·七”干校。这个小站，跟那年月北方所有铁路沿线小城镇一样，食品奇缺，物价昂贵。严宝树连着跑了几家饭馆、商店，好歹在墙上写有“苦战